



闲侃 中国文人

XianKan 陈雄 著
ZhongGuoWenRen

广东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

I267.1/176

2007

闲侃 中国文人

陈雄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闲侃中国文人

陈雄著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-7-5360-5008-2

I. 闲... II. 陈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58381 号

责任编辑: 邹靖华 揭莉琳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版面设计: 王 越

封面设计: 罗子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区石楼官桥村)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.5 1 插页

字 数 21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,000 册

定 价 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文人，差不多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称呼。

什么是文人？哪类人可以算文人？向无定论。

据说，在西方“文人”一词的意思是互通书信的人，而我们的《辞海》中的解释是：“文人，读书能文之人”，《汉语词典》里给文人下的定义为：“会写文章的读书人”。

学者无疑是读书人，但学者却不喜欢别人称他为“文人”，据说慕名者拜访钱钟书，钱钟书说：“我不见文人！”他觉得学者与文人的差距，不能以道理计。

文人，是一个怎么样的称呼？是贬？是褒？

不说世人认为文人多穷酸、迂腐，就是文人自己，也常说“文人无行”、“一为文人，便不足观”。

林语堂对文人看得可谓透彻，他说：“做文可，做人亦可，做文人不可。”

为何做文人不可？林语堂在《文人与穷》中，列举了做文人不可的几大理由：第一，是文人不安分守己，好评是非，又清高，所以红颜每多薄命，文人亦多薄命；第二，文人多半是不治生产、不通世故的书呆子，不会八面玲珑，命不好是自然的事；第三，文人嫉妒心强，好相轻，文人不敢骂武夫，所以自骂以出气。

最后林语堂竟说：“文人比妓女不相上下，自然叫人看不起”；记得梁实秋在给王敬义的信中，也有“沦为文丐，等于卖身”的话。

余秋雨在一篇文章里说：“非常同意我的朋友余华所说——有个德国记者问他，你觉得中国人当中道德品质和人格品质比较低下的是哪一群人？他说好像是文人。”

林语堂对文人的看法，可以说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了，而余秋雨与余华则完全是把自己与“文人”划清了界限。

其实，历史上固然产生了无知识、无良心的伪文人，但也诞生了有卓识有良知的真文人，既有奴颜媚骨、人格卑下的无行文人，也有嫉恶如仇、慷慨赴死的刚烈文人。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文人的世界尤其丰富多彩，绝不是这一黑一白的两个极端。

文人的画卷一旦打开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中国的历史，很大程度上就是文人的历史。这里有佯狂避世者，有洒脱飘逸者，有贫贱不移者，有口吃寡言者，有幽默风趣者，有执着固守者，有惊世骇俗者……即使是同一个文人身上，有尖刻薄情的一面，又有宽容温情的一面，既有高贵的风范，又有市侩的影子，刚扮演上帝，接着又去扮演魔鬼……

但不管怎样，我相信，中国文人身上，始终有一种类似英国绅士风度的持久魅力，概而言之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文人风度。

文人风度首先是一种豁达。

像魏晋刘伶那种“不知何时醉死，死便埋我”的豁达。

像梁实秋那种不计前仇的豁达。鲁迅曾斥骂梁实秋为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”，但梁实秋在鲁迅过世后，仍口口声声称他为“鲁迅先生”，并推举鲁迅的杂感文字当代无人能及。

文人风度其次是敢爱敢恨，既有柔肠又有侠骨。如王小波所说：“拄着文明棍时都要仗义执言，敢与流氓歹徒搏斗。”

作家梁晓声看见几个小流氓暴打一个民工，围观者众，却无人敢劝阻。他从家中拿了一根棍子出来，对流氓们喝道：“住手！这

是我的兄弟，谁再打，我跟你们拼命！”流氓们都灰溜溜走掉了。

文人风度还是坚守一种做人的原则。

“文革”过后，某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文艺批评家李长之，与他商量再版《鲁迅批判》事宜，编辑认为书名“批判”不妥，如果再版，必须改为“评论”或“分析”之类。李长之坚持不改，说：“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。我为《鲁迅批判》遭一辈子罪，不改，不出，也罢！”

有文人风度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善于欣赏、懂得欣赏的人，一个多情的人。

学者文怀沙先生，自称“半为苍生半美人”，认为美的文章、美的人是他生命的动力。花甲之年，他在肿瘤医院动手术时，两位美女医生要打麻醉针，他说：“古人可以刮骨疗毒，我看着你们，你们的美丽就是麻药。”手术做完后，女医生说：“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病人。”文怀沙说：“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么美丽的医生。”

宁夏作家张贤亮也毫不讳言自己喜欢女人，他在网上和网友对话时坦承：爱女人！因为她们都是母亲，或将成为母亲。

中国文人是极有个性极有趣的一群，也是受争议最大、最引人注目、最“标新立异”的一群。文人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，常让人沉思流连，不能想象，中国历史如果缺席了这一群血肉丰满的人，将会怎样黯然失色和枯燥乏味！中国文化如果缺失了文人们的承前启后，薪火传承，势必走向衰微。

对文人的解读，其实是对文化和历史的解读，我试图从六十个角度，深入到文人的奇事、奇趣与奇智之中，去窥视他们的精神气质、思想情趣、性格命运。

每一篇文章，我都集中一个“火力点”，“扫描”古今文人的生活细节，以期展示文人身上的某种共性。

这些文章，原来是应《新疆都市消费晨报》撰写的专栏稿件，

先是尝试着写了几篇，没想到很多读者给负责专栏的丁艳艳编辑打电话，说喜欢这样的文章，读者刘春言先生说：“他的文章俗中带雅，雅中带俗，既有趣，又长知识。”这过誉之词让我惶愧。喜欢黑泽明的一句话：“我没有把握使读者读我的东西一定感到有趣。但是，我常对后生们讲‘不要怕丢丑’，而且时时把这句话讲给自己听。于是，我动笔了。”

这本书里的一些篇章，倘能博读者会心一笑或掩卷而思，就无上满足了。

目 录 / 闲侃中国文人

1 / 自序 千般滋味说文人

1 / 生活篇

3 / 文人穿衣

9 / 文人与粥

15 / 文人之宅

21 / 文人与车

28 / 文人与钱

33 / 文人之苦

38 / 文人与茶

44 / 文人与书

50 / 文人与信

55 / 文人与帽

59 / 文人与鞋

64 / 文人与烟

70 / 文人与酒

75 / 文人与琴

81 / 文人下棋

86 / 文人之行

91 / 自然篇

93 / 文人与山

98 / 文人与水

104 / 文人与枣

109 / 文人与竹

115 / 文人与花

120 / 文人与牛

125 / 文人与鱼

- 129 / 文人爱石
135 / 文人都爱什么马
141 / 驴背出文人
147 / 文人与猫
153 / 文人与犬
159 / 文人与蜂
163 / 文人与虱
168 / 文人与蝶
172 / 文人与雪
176 / 文人与蝉
180 / 文人与鸟
185 / 文人的乌鸦
189 / 文人与虫
193 / 文人的月亮
197 / 性情篇
199 / 文人自嘲
203 / 文人与哭
207 / 文人与笑
213 / 文人之狂
219 / 文人怪癖
224 / 文人的寂寞
229 / 文人的脾气
234 / 文人的血性
238 / 文人动武
243 / 文人较真
249 / 趣味篇
251 / 文人的追星族
257 / 文人与病

262 / 文人与刀
266 / 文人教书
271 / 文人不可貌相
276 / 文人与鬼
281 / 文人教子
286 / 文人的第一
292 / 文人之裸
296 / 文人的胡子
301 / 文人的牙齿
307 / 文人的发明
315 / 口吃的文人
321 / 文人与赌

生活篇

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

文人穿衣

屈原大概是史上最喜好打扮的男人，“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长余佩之陆离。”他从江旁走来，风吹着仙袂飘举，极为夸张的衣服上还披着香草鲜花，气宇非凡，他的服装构成的浪漫瑰丽，和他的为人与为文一样，充满了理想化的激情。

潘岳写《秋兴赋》，提到晋朝士大夫的生活情景：“高阁连云，阳景罕曜，珥蝉冕而袭纨绮之士”，士大夫们穿着上等的罗绸绉纱，袖口是特大加宽号，这种衣服一度非常流行，文人们也未能免俗。特立独行者如魏晋名士也是这种大袖宽衫的追随者，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，这和当时名士服用“五石散”有关，这种药吃下以后产生巨大的内热，必须穿宽大的衣衫方能散热。

到了现代，文人们对穿衣更是讲究了，比如邵洵美先生，他就非常讲究衣着，三十年代的邵府钟鸣鼎食，有客来，邵先生常常轻裘缓带相迎。他穿衣的品位，折射出他典型的末代贵族气质。有人说邵先生趣味宽泛，一辈子都很会花钱，又乐善好施，可惜不擅生产。但是邵先生晚景再凄凉，他也从未在服装上马虎过自己。

据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女作家们的流行装扮是一件旗袍，再配一件毛线罩衫，这样可以显得既传统又典雅，但是都这样，就显得单调了，而张爱玲例外，她是一个著名的别出心裁的服饰爱好者。

有一个段子广为流传，说是为了自己的书能印制得精细，张爱玲多次穿着亲自设计的新衣跑印刷厂，印刷工人停下手头的工作，都去看她的新衣服，全都目瞪口呆，叹为观止。张爱玲也不保守，她还向一位女工传授穿衣秘籍：“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，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。”女工吓了一跳：“穿祖母的衣服，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？”张爱玲说：“那有

张爱玲的衣着新颖独特



什么关系，别致就行！”成年后的张爱玲服装上标新立异，也许源于少年时代对穿衣的恶劣记忆，她说那段时间在继母压治下生活，专拣继母穿剩的衣服穿，永远不能忘记一件碎牛肉色的薄棉袍，好像永远穿不完地，穿在身上感觉浑身都生了冻疮。

当年，在服装上倾注热情还一位女作家，就是萧红。

萧红在《回忆鲁迅先生》一文中透露自己穿衣的风格：自以为“新奇的火红上衣，很宽的袖子”，搭配一条咖啡色裙子。她问鲁迅这种装扮是否漂亮，鲁迅“从上往下看了一眼”，直言：“不大漂亮”，然后细说理由，说红上衣要配红裙子或者黑裙子，咖啡色裙子的颜色很浑浊，把好看的红上衣也弄得不好看了。因为说得兴起，从不对别人品头论足的鲁迅也就穿衣发表了一系列看法，比如瘦子不要穿黑衣，胖子不穿白衣，不要穿方格子和横格子的衣服等等。

鲁迅评论萧红的衣着，表现出他对穿衣的独到审美体验，与他的作品一样，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不能不让人心服。

“五四”一代的文人，虽然在思想上相当“西化”，但除蔡元培常年一身西装之外，其他人说到西装大多摇头。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，就专门说到西装的坏处，说他穿西装非常不自在，早上穿上之后，“脖子、腰、脚全上了镣铐，行动感到拘束，哪有我们的服装合理，西洋就是这件事情欠通。”于是一到晚上又换了中装，所以他写信让陆小曼将新做的夹衫寄给他。

可以想见，徐志摩当年“再别康桥”之时，“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那衣袖绝对不是西装，西装的衣袖怎么能潇洒地挥舞呢？应该是中式的长衫，才能迎风飘动吧。



萧红也讲究衣着

梁实秋也喜欢研究穿衣之道，他在《衣裳》里推崇中式服装，对西装也贬得体无完肤。他说，“中装有一件好处，舒适。中装像是变形虫，没有一定的形式，随着穿的人身体变。不像西装，肩膀上不用填麻布使你冒充宽肩膀，脖子上不用戴枷系索，裤子里面有的是‘生存空间’，而且冷暖平均，不像西装，咽喉下面一块只是一层薄衬衣，容易着凉，裤子两边插手袋处却又厚至三层，特别郁热。”

梁实秋的服装理论体现了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变通要义，深谙人生进退的尺度、刚柔相济的策略，其实就是一种变通，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。

林语堂对西装更是深恶痛绝，他说“狗不喜欢带狗领，人也不喜欢带上那西装的领子”，言下之意，将穿西装的人与狗相提并论，很有几分刻薄。他还将穿西装者分为以下几类：（一）“在要人中，惧内者好穿西装”；（二）“满口英语，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；或是国外骗得洋博士，羽毛未丰，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，到处横冲直撞，谈文字，盯女人者，亦必西装”；（三）“洋行职员，青年会服务员及西崽一类”；（四）“月薪百元的书记，未得差事的留学生，不得志的小政客等”；（五）“华侨子弟、党部青年、寓公子侄、暴富商贾及剃头大师父等”。

林语堂的观点，现在看来，或许是过于偏激了，如今从政界要员到街头烤红薯的小贩个个西装革履（只是这“装”和“履”分了好多档次），可以说是满世界西装泛滥，仿佛是个男人必有西装，如果林语堂活到现在，不知他会不会气得更厉害。

林语堂是个怪人，他虽然看不起西装，但是他家里的女佣却都穿着外国的围裙，男佣也穿白

制服。客人来了，一按电铃，就将咖啡端上来，则又是完全的西式派头。

陈寅恪一生崇尚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，但也不喜欢穿西装。在青年时代，他曾辗转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美国、瑞士，足迹跨亚、欧、美三大洲，接触外来观念并不亚于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熟稔，但是他的心中有一种永恒的古典情结，这种古典情结也许是对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强烈渴望。表现在写作上，他一般用文言文写文章，出版时一定要用繁体字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，以穿衣为代表，他整年穿一身长袍，那是典型的传统服饰打扮。

当然，现在还有不喜欢一本正经穿西装的文人。

余华就是一位，炎夏总是一件黑色圆领T恤，一条休闲军裤，春秋则是一件普通的夹克。衣是无言的文化。这种随意而平淡的穿衣特征，非常吻合他作品中流露出“平民沧桑意识”。一个文学爱好者评论余华签售《兄弟》时这样说：“如果余华穿着好看的衣服出现，我一定会号召女青年们：鼓掌，鼓掌，尖叫，尖叫，晕倒，晕倒。”

但余华如果穿件好看的衣服，他就不余华了。

芸芸众生，穿衣戴帽，各有所好，我这里说的只是文人穿衣。

与余华对照，我想到一位美女作家，穿着时装四处签名售书，据说每签完几本书就要到屏风后面换一套衣服，并且鼓励读者参与帮她拉起裙子上的拉链……

莎士比亚说：“衣裳常常显示人品。”诚哉斯言！

当代作家叶广苓，也是一个在穿衣上颇有勇



被称为“教授中的教授”的陈寅恪

气的作家，她的勇气和美女作家的前卫相比，完全是另外一种味道。

2000年，叶广芩挂职到陕西周至县担任县委副书记。作为这个级别的女官员，好像一般应该穿的比较正统才是，但她喜欢穿旗袍。县文化馆馆长对她的旗袍十分不安，向她提意见：“叶书记，你不能穿这个旗袍在县委大院里进来出去。”叶广芩从没想过这问题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对方说：“你是书记，穿旗袍不正经。”叶广芩也不客气：“去你的土八路，我就要穿旗袍。”

馆长说“穿旗袍不正经”，大概他固执地认为，旗袍二三十年代兴盛于十里洋场的上海，多是风月女子或者交际花的职业装吧，事实上，高雅自信的女人也会穿旗袍，秋瑾、宋庆龄就是常穿旗袍的。

叶广芩祖姓叶赫那拉，别人都称她为贵胄后裔，封其为“格格作家”，但叶广芩的“贵族情调”似乎只体现在穿衣之上，作为一位县委副书记，她除了喜欢穿旗袍之外，还喜欢坐三轮车、吃烤白薯，因此很受当地百姓欢迎，农民们曾一边擀面、烧火，一边探讨她的小说，叶广芩大发感叹：“吃着手擀面谈论文学，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，我是中国最幸福的作家。我要感谢周至人民给我这种幸福。”

当代女作家中，我还佩服香港女作家亦舒的穿衣之道。

一般的人，对穿衣总是从世俗出发，比如有人总是苦恼于这样的问题：“怎样穿衣打扮，只花一百元，但看上去就值一千元？”亦舒却认为“花一万元，看上去只值一百块”这样的打扮，才是优雅的打扮，百分百低调的人才是懂得打扮的人，才能真正做到“人穿衣，非衣穿人”。所以亦舒小说里的女子也都不喜欢夸张的款式与颜